



美術家傳記叢書 | 歷史·榮光·名作系列

小早川篤四郎〈日曉的熱蘭遮城〉

廖瑾瑗 著

美術家傳記叢書 | 歷史·榮光·名作系列

小早川篤四郎

〈日曉的熱蘭遮城〉

廖瑾瑗 著



臺南市政府 臺南市美術館籌備委員會 | 策劃

■ 美術家出版社 | 執行編輯

小早川篤四郎〈日曉的熱蘭遮城〉／廖瑾瑗 著
－初版－臺南市：臺南市政府，2012〔民101〕
64面：21×29.7公分－（歷史·榮光·名作系列）
ISBN 978-986-03-1923-1（平裝）
1.小早川篤四郎 2.藝術家 3.傳記 4.日本
909.931 101003667

美術家傳記叢書 | 歷史·榮光·名作系列

小早川篤四郎〈日曉的熱蘭遮城〉 廖瑾瑗／著

發行人 | 賴清德

出版者 | 臺南市政府

地址 | 708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6號

電話 | (06) 269-2864

傳真 | (06) 289-7842

編輯顧問 | 王秀雄、林柏亭、陳伯銘、陳重光、陳輝東、陳壽彝、黃天橫、郭為美、楊惠郎、

廖述文、蔡國偉、潘岳雄、蕭瓊瑞、薛國斌、顏美里（依筆畫序）

編輯委員 | 陳輝東（召集人）、吳炫三、林曼麗、陳國寧、曾旭正、傅朝卿、蕭瓊瑞（依筆畫序）

審訂 | 葉澤山

執行 | 周雅菁、陳修程、郭淑玲、沈明芬、曾靜怡

贊助單位 | 財團法人台南市文化基金會

總編輯 | 何政廣

編輯製作 | 藝術家出版社

主編 | 王庭玖

執行編輯 | 謝汝萱、吳初喻、鄧聿檠

美術編輯 | 柯美麗、曾小芬、王孝嫻、張紓嘉

地址 |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147號6樓

電話 | (02) 2371-9692~3

傳真 | (02) 2331-7096

劃撥帳號 | 藝術家出版社 50035145

總經銷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達成路134巷16號

| 電話：(02) 2306-6842

南部區域代理 | 台南市西門路一段223巷10弄26號

| 電話：(06) 261-7268

| 傳真：(06) 263-7698

印 刷 | 欣佑彩色製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初 版 | 中華民國101年4月

定 價 | 新臺幣250元

ISBN 978-986-03-1923-1

法律顧問 蕭雄淋

版權所有，未經許可禁止翻印或轉載



作者簡介

廖瑾瑗

學歷：

日本國立廣島大學社會科學研究科博士，專攻台灣近代美術史。

經歷：

現任／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美術學系、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美術學系兼任副教授。

代表著作：

《背離的視線——台灣美術史的展望》、
《懷鄉 游藝 吳李玉哥》、
《台灣現代美術大系——抒情新象膠彩》、
《在野 雄風 張萬傳》、
《膠彩 雅韻 林之助》等等。

目 錄

歷史 · 榮光 · 名作系列

CONTENTS

序 / 2

I、小早川篤四郎名作分析——〈日曉的熱蘭遮城〉 / 4

- | 《台灣歷史畫帖》的發行 / 6
- | 台灣「歷史畫」的誕生 / 7
- | 台灣「歷史畫」的檢視 / 11
- | 〈日曉的熱蘭遮城〉的繪製 / 13
- | 〈日曉的熱蘭遮城〉的新歷史創造 / 18

II、小早川篤四郎的在台畫歷 / 20

- | 「紫瀾會」時期 / 21
- | 二度來台 / 24
- | 帝展畫家 / 26
- | 台灣「歷史畫」的創出 / 29
- | 戰爭畫家 / 36

III、小早川篤四郎作品欣賞——《台灣歷史畫帖》日文圖說（廖瑾璣翻譯） / 41

- | | |
|-------------------|-------------------|
| 古代的臺南 / 42 | 清國時代的大南門 / 54 |
| 御朱印船的活躍 / 43 | 石門之戰 / 55 |
| 濱田彌兵衛 / 44 | 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的 |
| 夕照的普羅民遮城 / 45 | 嘉義城御攻擊 / 56 |
| 荷蘭人的蕃人教化 / 46 | 伏見宮貞愛親王的 |
| 鄭成功和荷蘭軍的海戰 / 47 | 布袋嘴御登陸 / 57 |
| 鄭成功和荷蘭軍的議和談判 / 48 | 乃木將軍與台南市民代表 / 58 |
| 最後的離別（顏水龍） / 49 | 台南入城 乃木師團的先鋒 / 59 |
| 鄭成功 / 50 | 憂愁「伏見宮貞愛親王最後的 |
| 西班牙人的北部台灣占據 / 51 | 探望」 / 60 |
| 支那人的產業開拓 / 52 | 北荷蘭城 / 61 |
| 通事吳鳳 / 53 | |

IV、小早川篤四郎生平大事記 / 62

V、參考書目 / 63

美術家傳記叢書 | 歷史 · 榮光 · 名作系列

小早川篤四郎

〈日曉的熱蘭遮城〉

廖瑾瑗 著

臺南市政府 臺南市美術館籌備委員會 | 策劃

● 美術家出版社 | 執行編輯

序

臺
室

南是臺灣最早倡議設立美術館的城市。早在一九六〇年代，「南美會」創始人、知名畫家郭柏川教授等藝術前輩，就曾為臺南籌設美術館大力奔走呼籲，惜未竟事功。回顧以往，臺南保有歷史文化資產全臺最豐，不僅史前時代已現人跡，歷經西拉雅文明、荷鄭爭雄，乃至長期的漢人開臺首府角色，都使臺南人文薈萃、菁英輩出，從而也積累了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數百年來，府城及大南瀛地區文人雅士雲集，文藝風氣鼎盛不在話下，也無怪乎有識之士對文化首都多所盼望，請設美術館建言也歷時不絕。

二〇一一年，臺南縣市以文化首都之名合併升格為直轄市，展開歷史新頁。清德有幸在這個歷史關鍵時刻，擔任臺南直轄市第一任市長，也無時無刻不思發揚臺南傳統歷史光榮、建構臺灣第一流文化首都。臺南市立美術館的籌設工作，不僅是升格後的臺南市最重要的文化工程，美術館一旦設立，也將會是本市的重要文化標竿以及市民生活美學的重要里程碑。

雖然美術館目前還在籌備階段，但在全體籌備委員的精心擘劃及文化局同仁的共同努力下，目前已積極展開館舍籌建、作品典藏等基礎工作，更率先推出「歷史·榮光·名作」系列叢書，邀請國內知名藝術史家執筆，介紹本市歷來知名藝術家。透過這些藝術家的知名作品，我們也將瞥見深藏其中作為文化首府的不朽榮光。

感謝所有為這套叢書付出心力的朋友們，也期待這套叢書的陸續出版，能讓更多的國人同胞及市民朋友，認識到臺灣歷史進程中許多動人心弦的藝術結晶，本人也相信這些前輩的心路歷程及創作點滴，都將成為下一代藝術家青出於藍的堅實基石。

臺南市市長

賴清德

目 錄

歷史 · 榮光 · 名作系列

CONTENTS

序 / 2

I、小早川篤四郎名作分析——〈日曉的熱蘭遮城〉 / 4

- | 《台灣歷史畫帖》的發行 / 6
- | 台灣「歷史畫」的誕生 / 7
- | 台灣「歷史畫」的檢視 / 11
- | 〈日曉的熱蘭遮城〉的繪製 / 13
- | 〈日曉的熱蘭遮城〉的新歷史創造 / 18

II、小早川篤四郎的在台畫歷 / 20

- | 「紫瀾會」時期 / 21
- | 二度來台 / 24
- | 帝展畫家 / 26
- | 台灣「歷史畫」的創出 / 29
- | 戰爭畫家 / 36

III、小早川篤四郎作品欣賞——《台灣歷史畫帖》日文圖說（廖瑾璣翻譯） / 41

古代的臺南 / 42	清國時代的大南門 / 54
御朱印船的活躍 / 43	石門之戰 / 55
濱田彌兵衛 / 44	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的
夕照的普羅民遮城 / 45	嘉義城御攻擊 / 56
荷蘭人的蕃人教化 / 46	伏見宮貞愛親王的
鄭成功和荷蘭軍的海戰 / 47	布袋嘴御登陸 / 57
鄭成功和荷蘭軍的議和談判 / 48	乃木將軍與台南市民代表 / 58
最後的離別（顏水龍） / 49	台南入城 乃木師團的先鋒 / 59
鄭成功 / 50	憂愁「伏見宮貞愛親王最後的
西班牙人的北部台灣占據 / 51	探望」 / 60
支那人的產業開拓 / 52	北荷蘭城 / 61
通事吳鳳 / 53	

IV、小早川篤四郎生平大事記 / 62

V、參考書目 / 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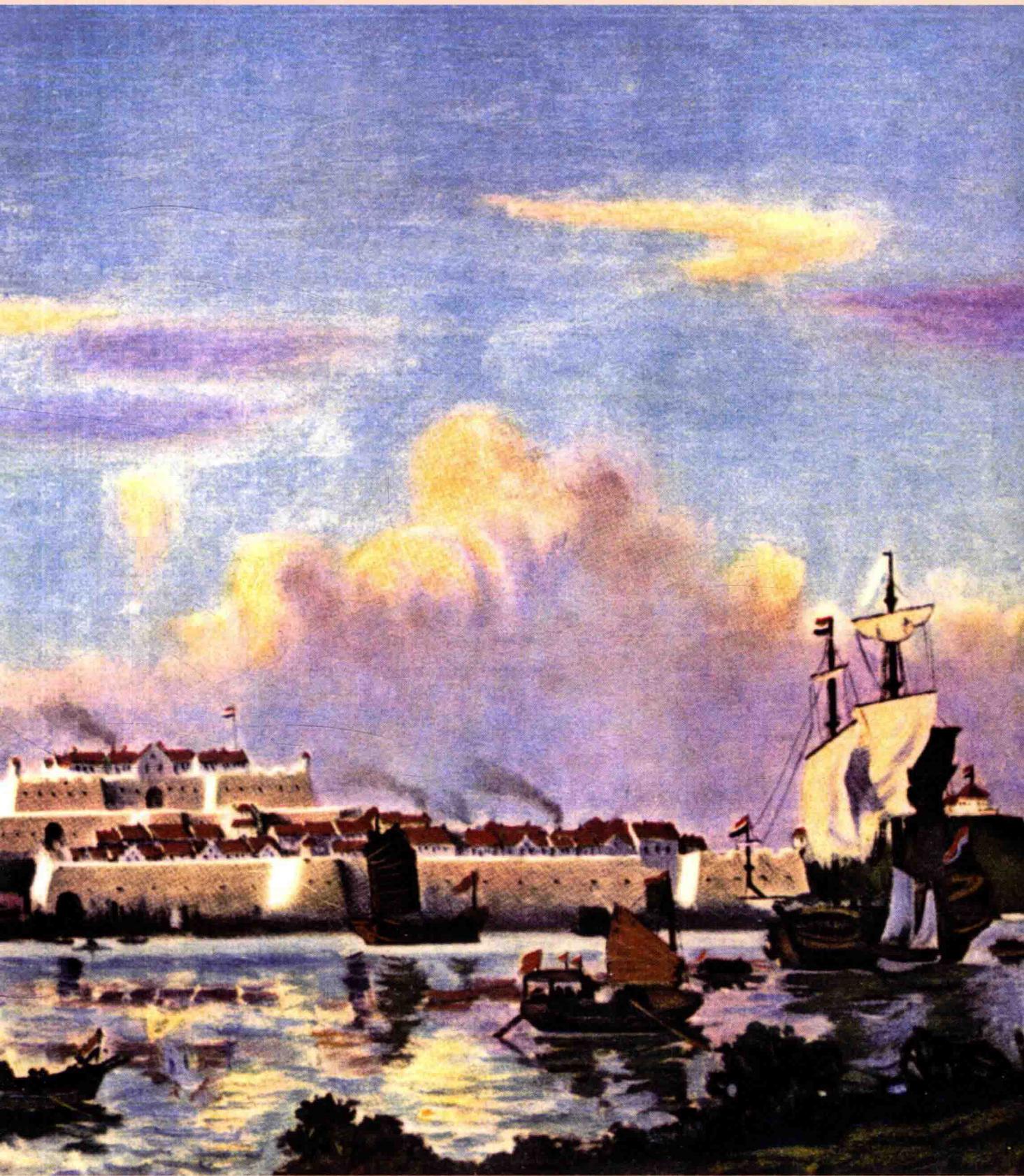
I •

小早川篤四郎 名作分析—— 〈日曉的熱蘭遮城〉

小早川篤四郎
日曉的熱蘭遮城

1935年 油彩畫布
100號尺寸







■ 《台灣歷史畫帖》的發行

熱蘭遮城是西元一六二四年（寃永元年）九月初荷蘭軍由澎湖轉移至台灣後，立即著手建造的城邑。由於當時無法充分取得石材與磚塊，所以先使用木板與沙子，建造暫時性的防城，之後再陸續由支那取得磚塊，並且僱用支那工匠製造磚塊，逐步改造城壁。自動工以來，歷經了八年八個月，終於在一六三二年末完成設有四處稜堡的石造城。於Tayouan日誌一六三三年一月一日的項目裡，有以下記事：

「熱蘭遮城（應當讚美神！）的工程每天越來越有進展，城的四周皆圍上堅固的石壁。長官Putmans與商館的評議員一同前往巡視，今早日出前，於右稜堡及北方水道入口處的碉堡上，根據Zeeland最著名的Walcheren島的主要四個城鎮，為此城堡命名。那時，以火藥填裝大砲、以槍對空鳴放三響。城堡的西南稜堡命名為Middelburg、東北稜堡命名為Vlissingen、東南稜堡命名為Cdnberful、西北隅的砲台則命名為Amemuijden。此外，水道入口處的碉堡，將命名為Zablefahr（筆者音譯），並對於全能的神——熱蘭遮城及附屬建築物、東印度公司人員等等，給予經常性保護。」（文學博士村上直次郎譯註 抄譯Batavia城日誌所載）一六三五年一月以後，歷經六個多年頭，在西南二堡接連處設置外廊，於廊內建造教堂、長官邸、倉庫、兵營等等，並在海岸建造胸牆要塞。這座城原本叫做Orange（奧倫治城），一六二七年改稱為Zeelandia（熱蘭遮城）。一六六二年二月鄭成功攻略熱蘭遮城以來，將其改為安平鎮，並居住於此。台灣歸還清朝版圖後，此城不再受到昔日般的重視，因而逐漸荒廢。往後建造億載金城時，自此城壁搬取磚塊作為建材，而附近居民建造屋舍時，也有不少人盜用此城壁的磚塊。等到日本領台後，因為在本城址上方建造稅關官廳，使得熱蘭遮城的昔日面貌蕩然無存。

以上作品說明文翻譯自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日由臺南市役所編輯兼發行、小早川篤四郎（以下稱小早川）執筆的《台灣歷史畫帖》¹。本書採一圖一文的並列方式，共刊登二十一幅與台灣歷史相關的畫作圖片，以及二十一篇針對各幅畫作內容所作說明。畫帖的前言部分，清楚標示其乃依據「現在陳列於臺南市歷史館的台灣歷史畫而製作完成……台灣歷史畫是本市於一九三五年始政四十周年紀念特設台灣歷史館之際，委託小早川篤四郎畫伯繪製，且由同畫伯涉獵種種文獻、根據精密考證而完成的作品。」

¹ 《台灣歷史畫帖》1939年3月30日臺南市役所編輯兼發行、小早川篤四郎執筆。

既然是一九三五年針對始政四十周年紀念活動而專門繪製的「台灣歷史畫」，為何有必要於四年後，由台南市役所再行出版？針對此點，藉由台南市尹藤垣敬治²所撰序文，可知此畫帖的發行身繫喚起大眾對本島往事產生興趣的重責。藤垣市尹說明，遠古的史實史蹟向來不重視台灣。自十七世紀初期荷蘭人、西班牙人等等佔據此地以來，歷經鄭氏時代、清領時期，及至日本之治理，諸般制度因經年累月的整頓，如今已完全異於昔日。雖然前人可供了解史蹟的相關著書為數不少，但絕大多數文獻不是收錄附載於邑志雜著，就是偶而出現在博雅私選的相關書籍中，其記述多有疏漏。因此，《台灣歷史畫帖》將重點置於收錄「具有一貫性的本島主要史實史蹟」，致力喚起大家對本島歷史的興趣。

所謂「一貫性史實史蹟」的依據基礎，除了前市尹古澤勝之的研究資料之外，於畫帖的前言部分，提到「台灣歷史畫」的完成乃是經由小早川的精密考證，並曾獲「台北帝國大學教授文學博士村上直次郎、台北帝國大學教授岩生成一氏、台灣總督府圖書館長山中樵氏、台南第一中學校教諭前嶋信次氏」等人之指導。換句話說，從一九三五年的「台灣歷史畫」至一九三九年的《台灣歷史畫帖》，不論其形式為畫作或圖文出版，有關台灣歷史的內容建構與視覺表象，絕非單純歸予畫家一人之手，而是集結多方言說立場與研究觀點的產物。誠如畫帖的〈日曉的熱蘭遮城〉說明文，引用了村上直次郎《Batavia城日誌》的註譯，對於長期在東京發展、於一九三五年六月甫接受台南市委託繪製「台灣歷史畫」的小早川而言，當他必須以同年十月十日臺南「歷史館」的開館為時程目標，盡力於四個月內完成原定的二十幅百號油畫時，村上直次郎等人於一九三五年對於「台灣歷史畫」的參與方式，恐怕並非僅止於簡單的口頭意見徵詢，極有可能以更關鍵的參與方式，涉及其畫題選擇與內容構成。關於此點，首先有必要針對「台灣歷史畫」的誕生，進行創作經緯的回溯。

² 古澤勝之卸任後的第九任臺南市尹，並非藤垣敬治、而是河東田義一郎。但是為何《台灣歷史畫帖》會將藤垣敬治名列為臺南市尹，仍待文獻確認。

台灣「歷史畫」的誕生

繼一九三四年來台寫生、舉行個展，隔年六月小早川再度來台³。若以《台灣日日新報》（以下稱《台日報》）的報導文為主，距離上回小早川的消息見報，已約有十年之久。在這段與台灣長久睽違的日子裡，小早川在東京屢屢創下入選帝展的佳績。當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台日報》刊出「北部野球協會」將為小早川

³ 參考1934.01.26《台灣日日新報》（2）夕刊，1934.03.02《台灣日日新報》（7），1934.03.03《台灣日日新報》（7），1935.06.22《台灣日日新報》（3）夕刊。



舉行大型懇親會的報導時，其標題指稱已使用「小早川畫伯」，而同年三月二日、三日有關小早川的個展消息，更是直稱他為「帝展系的畫家」、「帝展的中堅畫家」。就在他的創作實力備受東京畫壇肯定，深受台灣畫壇期待的此時，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一日的《台日報》晚報，刊出小早川已接受「臺南市台博分館『史料館』」委託繪製「歷史畫」的消息。

臺南市政府擬於「史料館」陳列歷史畫的作為，實非地方性的展示活動，而是隸屬一九三五年「始政四十周年紀念台灣博覽會」（以下稱台博）的一環，其意義不可不謂不大。當時為了因應台博的舉辦，基隆、台中、台南等地均以「地方特設館」的立場，依據當地的特色策劃展覽活動，呈現「本島皆會場化」⁴的盛況。而時任臺南市尹、位居臺南「地方特設館」策劃重任的，便是古澤勝之（1933年10月至1938年4月，第八任臺南市尹）。臺南的「地方特設館」分為三大項：「歷史館」、「水族館」及「骨董館」。其中「歷史館」又分為第一、二、三會場，以及

特別會場，該館可說是主辦單位最投入心力、也是最受大眾注目的展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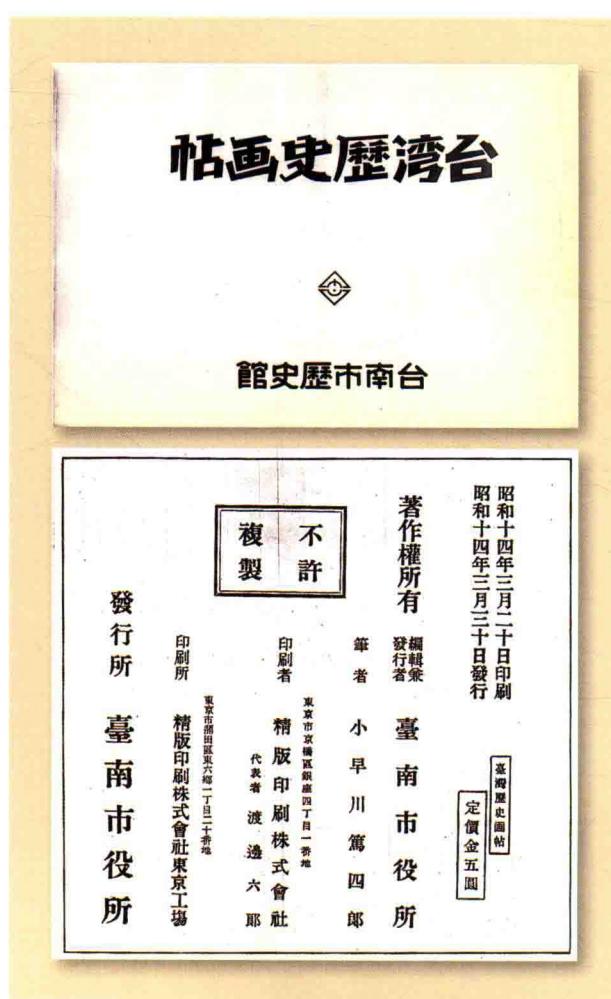
「歷史館」自一九三五年十月十日開館、十二月五日閉館。依據一九三九年一月發行的《始政四十周年紀念台灣博覽會誌》，可知小早川描繪的〈夕照的普羅民遮城〉等十六件，陳列於「歷史館」的「第一會場」樓上；〈伏見宮貞愛親王混成旅團長布袋御上路〉、〈伏見宮貞愛親王御見舞〉、〈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嘉義城攻擊御指揮〉及二幅〈台南御遺跡圖〉，則陳列於「特別會場」。此外，會誌中的「第二項 其他設施」清楚明列：「歷史畫百號大小的

[上圖]
《台灣歷史畫帖》扉頁

[下圖]
《台灣歷史畫帖》版權頁

[右頁上圖]
《台灣歷史畫帖》前言

[右頁下圖]
《台灣歷史畫帖》由臺南市尹藤垣敬治所撰寫的序



⁴ 參考1935年4月17日《始政四十周年紀念台灣博覽會ニュース》的新聞標題。

は
し
が
き

*此の画帖は現在臺南市歴史館に陳列の臺灣歴史画に依つて作製したもので、原画は百號大(五尺五寸)の油繪である。

*臺灣歴史画は本市が昭和十年臺灣始政四十週年紀念に臺灣歴史館特設の際小早川篤四郎画伯に其の製作を委嘱し、同画伯は種々文献を涉獵して精密な考證に基き作製せられたものである。

*最後に同画伯の作製に對して御指導を賜つた元臺北帝國大學教授文學博士村上直次郎氏、臺北帝國大學教授岩生成一氏、臺灣總督府圖書館長山中樵氏、臺南第一中學校教諭前鳴信次氏の諸氏に謹んで感謝の意を表する次第である。

序 我が臺灣の地往古の史實史蹟は邈として其の詳を知るに由なし。

十七世紀の初頭和蘭人・西班牙人等の此の地に占據し、力を日本及び支那貿易の開拓島民文化の啓發に注ぎたるが、爾後鄭氏時代清領時代を経て我が日本の治下に入るに及び、諸般の制度年に月に整頓し今や全く今昔處を異にせり。

而して從來本島文化變遷の跡を温ぬべき史實史蹟に關する前人の著書論說必ずしも尠なしとせず。然れども諸れを邑志雜著に收錄附載し、偶々博雅の私選に係かるもの無きに非らずと雖も、其の述載或は彼に詳細にして此に疏略、到底全般を通じて史實史蹟の大宗を備へるもの尠し、本書「臺灣歴史畫帖」、其の收むる所は本島の一貫せる主要なる史實史蹟に重點を置き、前市尹古澤勝之君研究家の参考資料として刊行に着手せられたるものなり。以て往事の本島史に對する興味の喚起に裨益するに徒爾ならざるを信じて疑はざるところなり。

昭和十四年二月一日
臺南市尹 藤垣敬治



二十件大作，委託小早川畫伯繪製，完成歷史館的使命。」關於畫資部分，會誌亦明確記載「歷史畫揮毫費五千圓」，其金額約佔該館支出額的四分之一。

以上資料顯示：（一）小早川當時所被委託的歷史畫確實為二十件，但若將陳列於歷史館「第一會場」的十六件，加上出現在該館「特別會場」的五件，則總計是二十一件。而此數目恰與一九三九年出版的《台灣歷史畫帖》，所載件數相符。但是時至一九三七年七月，位於台南大正公園附近的清水町一丁目二十九番地的「臺南市歷史館」竣工後，被陳列於該館二樓的小早川歷史畫，登記件數為二十二幅⁵。其中〈Tayouan之圖〉並未見收錄於《台灣歷史畫帖》。歷史畫在數量上顯現多種說法的現象，意味著我們宜將一九三五年的歷史畫於不同時期、因應不同目的而增減的現象，一併納入考量，並藉以探討小早川歷史畫所產生的多元敘說脈絡與視覺意象。

（二）不論是《始政四十周年紀念台灣博覽會誌》或是一九三五年《台日報》所發表的臺南「歷史館」相關訊息，皆清楚說明臺南市役所委託小早川繪製的是「歷史畫」，而非一九三九年《台灣歷史畫帖》所說的「台灣歷史畫」。換句話說，一九三五年原屬說明地方——「臺南歷史」的作品，至一九三九年的《台灣歷史畫帖》，已被擴大為敘說全島——「台灣歷史」的作品規模。究其轉變，一九三七年「臺南市歷史館」的開設應是關鍵之一。因為此時展示於「臺南市歷史館」二樓的小早川二十二件歷史畫，已被冠上「台灣歷史畫」的用詞。由「歷史畫」轉變為「台灣歷史畫」，其間不單只是定義框的更動，實則富含重編圖像意義、重省畫作定位的機動性作用，同時亦不乏涉及統馭性視覺的強大運作。換言之，此一轉變將令我們意識到歷史畫底層所潛伏的政治性言說，且藉由比較「歷史畫」、「台灣歷史畫」的各自內擁作品群，將可促使此政治性言說結構浮現，令我們對於小早川的歷史畫繪製意義，獲得較寬廣的觀察視野。

（三）一九三五年歷史畫的擺設會館，出現「史料館」、「歷史館」等不同名稱。其中「史料館」的名稱使用，在今日解讀上甚易產生混淆，誤認其意指歷史館「第二會場」的「安平史料館」。實際上依據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七日《始政四十周年紀念臺灣博覽會新聞》，可知「安平史料館」原本是臺南「地方特設館」的理想主場地。為求此館內容充實與建築物的擴張，一九三五年五月十四日《台日報》刊出台南市決定投入經費三萬圓，建造「臺南史料館」的消息。不過同年五月二十三日該報又記載，由於總督府、臺南州的補助金遠不如預期，所以此項計畫遭到擱置。受此影響，臺南市役所轉向臺南州商借「商品陳列館」，做為興建臺南史料館

⁵ 參考《科學之台灣》6卷1・2號，1938年5月發行。

的替代方案，並在未獲分毫國庫輔助金，僅有台博補助金二千圓、台南州補助金一萬五千圓、市費一萬圓及入場費（大人10錢、兒童5錢）的支撐下⁶，投身台南台博的「地方特設館」活動。儘管如此，在《台日報》的一般報導上，似乎仍慣以「史料館」之稱介紹台南台博的活動。最晚截至開幕兩個月前的八月，才見該報使用正式的會場名稱——「歷史館」，並明確說明小早川的歷史畫，將展示於此處。

台灣「歷史畫」的檢視

上述一九三五年台南「歷史館」的相關規劃情形，讓人感到當時一切活動的緊迫性。參考《始政四十周年紀念台灣博覽會誌》所記錄的「歷史館」開設經過，可知一九三五年二月起事務的辦理已經開跑，但是直至同年五月經費確認後，才展開實質的策劃。彼時距離委託小早川繪製「歷史畫」的六月，不過一個月之遙。然而儘管面對時間與費用的交迫，台南市役所對於以豐富的史料做為「歷史館」重頭戲的方向，顯然不變。而且為了確保台南「歷史館」能夠充分發揮台博「地方特設館」的特色，在進度安排上，有關「史料蒐集」的工作項目⁷，甚為被重視。

首先，除了有「庶務」、「會場」、「接待」的專門負責單位外，特別設有「史料蒐集係」。其負責史料品蒐集及目錄製作、蒐集法及送返法的計畫案製作、會場陳列相關事項、古碑蒐集、標木樹立處的決定與記述文的製作等工作。而一九三五年六月，在委託小早川繪製歷史畫稍早之前，擔任「史料蒐集係」的事務人員舉行第一次會議，並於「台北鐵道旅館」舉辦關於史料蒐集的座談會。進入八月後，史料蒐集的相關會議，隨著開館腳步越來越近，訂於每週舉辦一次。

值得注意的是，在「史料蒐集係」的職員名單中，擔任主掌的「係長」是村上玉吉，而列於「係員」之一的「前島信次」，即是一九三九年《台灣歷史畫帖》所提起，曾給予小早川指導的「臺南第一中學校教諭前嶋信次」。此外，在「歷史館」的「役員 嘴託」部分，名列其間的村上直次郎、山中樵、岩生成一，皆是指導歷史畫的人士。很顯然的，當一九三五年小早川以畫家身分接下歷史畫創作，對於要呈現何種樣貌的史料，上自古澤臺南市尹、「役員 嘴託」村上直次郎、山中樵、岩生成一、乃至「史料蒐集係員」的前島信次，他們這群身兼主辦單位的主事者，皆有重要的指導權責。此點藉由小早川實際創作歷史畫的過程，亦可得到驗證。



始政四十周年紀念台灣博覽會「第一會場」入口

⁶ 參考《始政四十周年紀念台灣博覽會誌》，1939年1月發行。

⁷ 同註6。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一日《台日報》指出，小早川不僅移居台南，每天前往熱蘭遮城等廢墟認真寫生，亦前往台北的圖書館找尋資料，務求能畫出足以留傳後世的歷史畫。此外，在創作上他也聽取帝大的村上直次郎博士、山中樵館長的意見，進行腹稿的推敲。

同年七月底小早川完成畫稿十餘張後，二十九日的《台日報》刊出，二十七日早上十點，古澤台南市尹在辦公室召集村上、鹿沼等關係者，進行畫稿實際狀況的「檢視」，並一致認為其完成度相當高。此外，二十八日的《臺南新報》，亦有類似內容刊載，只是「檢視」時間寫為七月二十九日下午二至四點。若視《臺南新報》的報導無誤，那麼小早川的歷史畫畫稿，至少於七月底密集地進行了兩次「檢視」。而出席二十九日這場會議者，有台南市的古澤市尹、佐藤教育課長、臺南州地方課的谷田幸三、史料蒐集係長村上玉吉、鹿沼留吉、風野鐵吉、菅虎吉、野田八平、石陽睢，以及小早川本人。會中，小早川向大家展示已經完成的畫稿，進行意見交換，同時商討今後的史料蒐集狀況。

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歷經月餘的創作，號稱「歷史畫的首要作品」——〈日曉的熱蘭遮城〉，終於完成⁸。當天早上，古澤台南市尹、伊（佐）藤教育課長隨即趕往觀賞，並因作品表現得相當好，感到又驚又喜。

依據同年八月八日《台日報》所記，小早川的作畫地點位於臺南市末廣公學校新建的二樓教室。當記者前往拜訪時，小早川向記者表示，原本預定十張畫稿需時兩星期，沒想到卻花了兩個月。為了趕上開幕在即的作畫截止日，他特意找來活躍於東京畫壇、同樣是帝展系的畫家松本富太郎幫忙。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台日報》公布小早川又再完成七件油畫——〈故北白川宮殿下嘉義城攻擊〉、〈伏見宮殿下布袋御登陸〉、〈荷蘭人對鄭成功的投降〉、〈濱田彌兵衛攻入熱蘭遮城〉、〈普羅民遮城〉、〈鄭成功和荷蘭船的海戰〉、〈新港蕃社蕃丁的狩鹿〉。此報導尚指出，「歷史館」開館前，小早川將完成十三幅，剩下的七幅擬在會期中，漸次完成。

兩週後，青木台南第二艦隊長在古澤市尹的陪同下，前往拜訪小早川，並參觀歷史畫十餘幅⁹。

十月八日上午，「歷史館」針對小早川送來的十餘幅歷史畫，展開布展。主辦單位表示一經陳列完畢，不論何時皆可開館迎賓¹⁰。

由上述《台日報》所報導的小早川歷史畫繪製經過，可深刻感受到主辦單位的強大關心。正如同當初委託小早川繪製歷史畫的原因之一，乃在於藉由畫作的

⁸ 參考1935.08.08《台灣日日新報》(5)。

⁹ 參考1935.10.06《台灣日日新報》(5)。

¹⁰ 參考1935.10.06《台灣日日新報》(5)，1935.10.08《台灣日日新報》(8)。